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马克·吐温画像

上海文艺出版社

马克·吐温画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董衡巽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安庆
封面设计：鹿耀世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马克·吐温画像

董衡巽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56,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321-0720-5/I·574 定价：4.75 元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冯至	季羨林		
编委:	王佐良	王道乾	叶水夫	包文棣
	刘宁	刘硕良	朱虹	吕同六
	吴元迈	陆梅林	陈冰夷	陈燊
	李芒	李辉凡	杨周翰	杨静远
	张羽	张黎	余顺尧	郝铭鉴
	姚见	柳鸣九	袁可嘉	郭家申
	夏戎	夏仲翼	黄宝生	绿原
	董衡巽	韩耀成		
主编:	陈燊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说明

本丛书原名《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册出版，每册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 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 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 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 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 其他。

目 录

前言 (1)

一、总论

- 马克·吐温的一生 [美]爱德华·瓦根克奈希特(23)
论马克·吐温 [美]威廉·莱昂·费尔普斯(33)
马克·吐温 [美]阿奇巴德·汉德孙(45)
我的马克·吐温 [美]威廉·狄恩·豪威尔斯(56)
上流社会的候选人 [美]范·魏克·布鲁克斯(68)
阿肯色的大熊 [美]伯纳德·德沃托(85)
马克·吐温谈写作 [美]布兰德·马修斯(96)
开拓的力量 [美]V·F·卡尔弗顿(105)
请注意有两个吐温 [美]西奥图·德莱塞(115)
马克·吐温赏析 [法]莫里斯·勒·布雷顿(128)
马克·吐温与西部幽默 [美]肯尼思·斯·林恩(139)
绝望的征状 [美]伯纳德·德沃托(145)
马克·吐温的衰落 [美]亨利·赛德尔·堪比(167)
普罗克勒斯提斯床上的马克·吐温
..... [苏]雅恩·别列兹尼茨基(176)

查尔斯·奈德的反批评……………[美]查尔斯·奈德(180)

二、作品评论

重评《傻子国外旅行记》……………[美]阿瑟·L·司各特(187)

“腐烂透顶的时代”……………[美]裘斯丁·卡普伦(198)

论汤姆·索亚……………[美]华尔特·布莱尔(210)

密西西比河……………[美]戴兰锡·费格生(224)

论《哈克贝利·费恩》……………[美]莱昂奈尔·特里林(233)

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托·斯·艾略特(237)

哈克与奥利佛尔……………[英]W·H·奥登(248)

为什么说《哈克贝利·费恩》不是伟大的美国小说

……………[美]威廉·范·奥康诺(255)

《哈克贝利·费恩》的结构

……………[美]马丁·斯塔普尔斯·肖克莱(267)

《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自我保存的意

匠机杼……………[美]杰姆斯·考克斯(283)

必需的奇迹……………[美]库特·冯尼格(303)

“象任何人一样自由……”

……………[美]莱斯利·A·菲德勒(307)

两个“陌生人”……………[美]肖洛姆·J·卡恩(320)

马克·吐温的反帝政论……………[美]菲利普·方纳(331)

附录

马克·吐温年表……………(361)

前　　言

如果我们可以把批评家比作画家的话，那么马克·吐温已经有了不少幅画像。第一幅画在他生前，19世纪80、90年代，这是舞台上的滑稽演员，插科打诨，一脸小丑样儿，满嘴笑话，逗得观众捧腹大笑。20世纪初，他去世前夕，他的肖像变了：一身白色衣服，一头银发，叼着烟斗，斜靠在椅子上，好像刚刚完成一部巨著的大文豪，难得偷得一点悠闲。这幅画挂了二十年左右，有人给他画了第三幅：一个唯唯诺诺、卑贱得有点神经衰弱的窝囊废，多少透出一点儿天才的英气，但湮没在利欲熏心的浓艳俗色之中。又有人不满意这幅画像，他们画了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粗犷、豪放，一副开发西部的英雄气概……。

那么，马克·吐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供人消遣的滑稽作家，还是社会的讽刺家？是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天才，还是见风使舵、唯唯诺诺的庸人？他是热爱美国，还是痛恨美国？……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其复杂性虽不及“莎学”或者“红学”，却也形成了一大研究课题，在美国叫做“马克·吐温问题”。

马克·吐温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所以，“马克·吐温问题”不仅存在于美国国内，而且越出了国界。我们发现，中国也不

例外。

生前的遭遇

马克·吐温开始创作时所得的评价是不高的。批评界一直把他当作“说笑话的专家”。他第一部游记《傻子国外旅行记》(1869)出版后,《民族》杂志把他同西部一些“文学丑角”归成一类,称他“为大多数人提供无害的娱乐”。1872年出版的《艰苦生涯》是马克·吐温回忆西部生活的散文著作,闪耀着他特有的幽默和机智,富于沸腾的生活气息,但并没有给作者带来声誉。当年的《美国文学年鉴》把他当成“滑稽小品”的作家,放在注解里打发掉。

当时批评界指责马克·吐温最常见的一条是他用语粗俗,“趣味低下”,有一位大学教授甚至把马克·吐温看成“败坏英语文风的主要代表”。这种攻击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出版后达到高峰。这部作品先在英国出版,后在美国《世纪杂志》上选登。杂志编辑为了“保护读者趣味”,删掉不少“低级”描写和“粗话”,例如哈克不能光着身子在木筏上,不许嚼烟叶,“真他妈的”这类话不得出现,连吉姆讲的黑人民间传说(如流星是月亮下的蛋,因为“臭了,就被甩出来了”)也被当作胡说八道而砍去。即使经过这样的防疫措施,高雅的读者还是抗议以文体标准著称的《世纪杂志》发表这样“低级的东西”。

马克·吐温后来回忆:因为哈克下决心保护黑奴吉姆说了“我就去下地狱吧”这句话,康科德图书馆“愤怒地把他甩了出来”。“在这次遭难之后,哈克平安无事地度过十六七年。然后丹佛公立图书馆又把他甩了出来”,接着把他“甩出来”的是布鲁克

林图书馆。^①

标准的“少年读物”《小妇人》(1832~1888)的作者路易莎·梅·阿尔柯特奉劝马克·吐温“如果克列门斯先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可以告诉我们思想单纯的少年男女的话，那么最好别为他们写了”。

为什么后来证明是美国19世纪的一部杰作在当时受到这样的冷遇呢？

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东部的批评家有时也欣赏来自西部的粗犷的幽默作品，但那是为了猎奇，并不认为这是文学。在他们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供人消遣，是不能与名家爱默生、朗费罗、罗威尔、霍尔姆斯等诗人并提的。在小说创作中，他们崇尚高雅的文学趣味，坚持“斯文传统”。洁丽·艾伦说：“这种文学是在一个名叫维多利亚的时代传到美国来的，当时粗鲁的美国人忽然发了大财，就要寻求一些行为的准则，用来掩盖他们的粗俗，要有一些上流的新式男女来做榜样。书中必须告诉人们，怎样才是正派的，作家们也就这样写了。这些书采用的词汇必须是优雅的，于是‘气味’变成了‘芬芳’，‘笑破肚皮’变成了‘带颤声的大笑’。”^②这班绅士自然无法容忍马克·吐温。流浪儿、黑奴怎么能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么能成为描写对象？俚语、赌咒、发誓、骂人话怎么可以成为文学语言？绅士批评家不能承认马克·吐温是严肃的作家。

19世纪80年代之前，上述批评是占主导地位的，不过也有少数作家、批评家看出马克·吐温的天才。《加利福尼亚人》主编C.H·威伯，早在1867年就指出马克·吐温“善于思考、辨别”，

^{①②} 洁丽·艾伦：《马克·吐温传奇》(张友松、陈玮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

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是“大陆上的一位道德家”，并预言他将“留芳后世”。美国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威廉·狄·豪威尔斯从一开始就推崇马克·吐温。他在1875年评论马克·吐温短篇集《新旧小品》时指出“马克·吐温表面上讲笑话，实际上越来越具有严肃的意味，这是幽默家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方式”。

19世纪80年代起，马克·吐温继《密西西比河上》(1883)、《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后，发表了《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1889)、《百万英镑》(1893)、《傻瓜威尔逊》(1894)、《冉·达克》(1896)、《赤道环游记》(1897)和《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900)等重要作品，批评界的态度逐渐转变，肯定的评价占了上风。

1890年，豪威尔斯在《哈泼氏杂志》一篇文章中把他与塞万提斯相比：

1891年，英国文学史家安德鲁·兰格在《批评家》杂志一文中指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传奇与幽默的珍品”，“几乎无懈可击”；

1893年，弗兰克·R·斯陀克顿指出“马克·吐温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勇气’，‘他敢说很少人敢说的话’”(《论坛》)；

1899年，布兰德·马修斯在《马克·吐温作品集》的序文中宣称：“究竟要过多长时间，马克·吐温才能取得莫里哀和塞万提斯继承者的评价，留待将来去解决。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是他应该同莫里哀和塞万提斯，同乔叟和菲尔丁归成一类，他们都是幽默作家，都是勇敢的人。”

1907年，牛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称号。马克·吐温去世那一年，他的好友豪威尔斯发表《我的马克·吐温》(My

Mark Twain),亲切地记载了他同马克·吐温的交往。在书的最后，马克·吐温得到了当时最高的评价：

……爱默生、朗费罗、罗威尔、霍尔姆斯——这些人我都知道，我还认识我们其他的智者、诗人、先知、批评家、幽默作家；他们彼此相似，并且与其他文人相仿；但是克列门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相比的，他是我们文学中的林肯。^①

跌 落

马克·吐温死后十年里，他在批评界的地位继续上升。可是，正当马克·吐温在天国与塞万提斯、莫里哀等喜剧大师相聚的时候，人间忽传噩耗。有一个名叫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的年轻批评家运用新式武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对马克·吐温进行解剖，发表了一部全面否定马克·吐温的专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 1920)。这部书说：马克·吐温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但具有双重的性格，他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经不起加尔文教、商业化、金钱诱惑和上层资产阶级文学趣味的考验，终归失败。

布鲁克斯把马克·吐温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分析。他认为马克·吐温的双重性格，童年就见端倪：马克·吐温生长在一个信奉加尔文教的家庭，家里的人“个个象发了锈的机器”，互相之间象是金属在磨擦，马克·吐温过的是一种没有爱、没有欢乐的童年。

① 《我的马克·吐温》，纽约哈泼氏出版社，1910年。

他幼时有梦游症，说明他有两个性格、两个自己、两种倾向、两种愿望。他在艺术上要完成自己，却又服从于环境。他站在父亲棺材前面，向母亲保证：他一定要做个好孩子。这是他屈服于以母亲为代表的加尔文教严禁自己个性的一例。他家庭之外的生活环境同样糟糕。汉尼伯尔镇地处开发不久的中西部，是“文化的沙漠”，“天才的种子必然死亡”！《密西西比河上》开头几章之所以写得很有诗意，正因为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四年是他与环境关系最为融洽的时间：他赚钱，家里人满意；他又有机会发挥自己个性。但他是天生的艺术家，不可能永远做领航员。内战爆发，航运萧条，他来到西部找矿，发财致富的社会风气又一次使他屈服，他不得不放弃艺术的愿望。马克·吐温找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可能一心扑在找矿上。那么，他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呢？布鲁克斯是这样解释的：

他无意识的愿望是当艺术家，但这是发挥个性的事情，而发挥个性在他母亲看来是罪恶，在社会看来是耻辱。母亲和社会两个方面都要求他做生意，而他又不可能调动自己身上必需的能量去满足这个要求。美国作家们一生中经常遇到这种难题！我们看到，这个困境终于导致马克·吐温变成了幽默家。^①

在布鲁克斯看来，马克·吐温是为了赚钱才去当幽默家的，这同他找矿致富的思想同出一源，是他又一次出卖自己艺术天才的例证。

^① 关于《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1920)引文，均据纽约梅里亭书社，1955年。

布鲁克斯继续分析：马克·吐温在西部成名后来到全国文化中心东部，同富家小姐奥丽维亚·兰登结了婚，情况就更加不妙了。布鲁克斯认为，富裕的兰登家族是东部小地方的贵族，奥丽维亚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娇小姐，唯父辈意见是从。马克·吐温为了讨得她的欢心，不得不同时取悦于她那个社会圈子，而那个高雅而又庸俗的社会圈子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西部粗俗的幽默家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能够致富。奥丽维亚赞成他写作，是要求他成为能赚大钱的通俗作家。她根本认识不到他的艺术天才，却以自己平庸的艺术趣味去删改马克·吐温的作品。她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利·费恩》高得多！马克·吐温为了做个好丈夫不得不牺牲自己，去创作迎合社会、能赚大钱的作品。“他实际上找了一个第二个母亲”！“这桩婚事是瞎子给瞎子领路”！

另一个对他发生巨大影响的人是豪威尔斯。马克·吐温把他当成“赎罪神父”，豪威尔斯怎么说他怎么做，把他的批评意见当作金科玉律，而豪威尔斯主张描写“生活微笑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是“斯文传统”中人。“斯文传统”就是“通过豪威尔斯改造了马克·吐温”。

这里，布鲁克斯再次运用他的“双重性格说”：马克·吐温身上“那个不自觉的自我”本能地反叛豪威尔斯的艺术观点，他大骂简·奥斯汀就是一个例证，因为豪威尔斯曾经推崇简·奥斯汀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马克·吐温的软弱性是主导的，心甘情愿为豪威尔斯的审美观点所俘虏。

在布鲁克斯看来，马克·吐温在“第二个母亲”和“赎罪神父”的改造下，扼杀了艺术的自我。到了晚年，他懊丧不已，连声诅咒人生。用布鲁克斯的话说：“马克·吐温谴责失败的人生，无非

是表现了他自身的失败。”布鲁克斯最后是这样诊断的：

马克·吐温是一个受到扭曲的灵魂，成长受到挫折的牺牲品。精神分析学家已经介绍过无数例子，我们从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他晚年的懊丧。他受到了阻碍，人格被分裂了，而且我们看到，他甚至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因此他身上的诗人、艺术家本性萎缩成了愤世嫉俗者，整个人成了精神虚弱者。

布鲁克斯的《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引起巨大的反响。不少批评家赞同布鲁克斯的意见，撰文列数马克·吐温的“失败”：他崇拜金钱；他陷入“商业主义不能自拔”；“东部毁了马克·吐温”；“象麦尔维尔一样，是被扼杀的天才”；他“内心潜藏恐惧”，是“生物学上的失败”；他把自己“出卖给镀金时代”；他在“清教主义包围之下不得不屈从宗教、道德和社会上的种种禁忌”；他是“一个弱者”等等，等等。

布鲁克斯的分析无疑是存在着缺陷的。在研究方法上。他不是全面考察马克·吐温，分清主次，得出结论，而是从精神分析概念出发去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有时，为了符合自己的论点致使材料变形，或者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不可靠的材料基础上。其次，他对幽默的看法也是不恰当的，他把这种喜剧形式同传统的文学对立起来，看不到幽默的严肃性，暴露他自己贵族化的偏见。

然而，《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仍然是马克·吐温批评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布鲁克斯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也是实际存在的。马克·吐温某些作品艺术质量不高，明显是为赚钱仓促成章，他又想发财又不善经营，致使经济破产，靠环球巡回演讲还

债，这不能说与美国商业化社会毫无关系。马克·吐温后期悲观失望，写出《什么叫做人？》(1917)这样悲观的作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主观原因分析，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对这些问题，批评家们完全可以进行另样的解释，得出与布鲁克斯不同的结论，但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如瓦根克奈希特所说：“我们可以同意布鲁克斯先生的意见，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不去理睬他是办不到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克斯是美国现代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本意是想从美国文化的深层去剖析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束缚，抵制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腐蚀。他既不赞成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即他所谓的“高级趣味”(high brow)，又反对庸俗的实利主义，即他所谓的“低级趣味”(low brow)。他这样探索美国艺术贫乏的社会原因是为创造新的文化而呐喊。所以批评家们说，自“布鲁克斯以来，批评风气为之一变”。

可惜的是，布鲁克斯当年在选择马克·吐温作靶子的时候，套用自己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法，加上对西部文化的轻视，影响了这部专著应有的说服力。

回 升

就马克·吐温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同意布鲁克斯的意见，纷纷著文加以反驳。他们的代表是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他的著作《马克·吐温的美国》(1932)(Mark Twain's America)驳斥了布鲁克斯的观点。

德沃托的主要论点有两个：(一)西部文化造就了马克·吐

温，而不是相反(二)马克·吐温到了东部以后，没有把自己出卖给富裕阶级，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德沃托本人来自西部，研究过拓荒地区的文化。他认为，西部文化并非一片沙漠，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民间传说、民歌民谣极为丰富，特点是粗犷、开放、乐观，富于生活气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现过一批幽默作家，他们继承了西部文化，形成了不同于东部的传统，这一切都为来自中西部的马克·吐温所吸收。不仅如此，马克·吐温作品中诗的质地、拓荒地区的美也都来自西部的大森林、大河流和大草原。德沃托指出，西部也有坏的方面，例如凶杀、赌博和格斗等时有发生，这些也在马克·吐温的笔下出现，所以马克·吐温表现的是大西南整个的文明，是美国全面的形象。

德沃托也不赞成布鲁克斯关于马克·吐温屈服于东部社会的说法，他指出：马克·吐温夫人和豪威尔斯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是建议他删去俚语和可能得罪人的用语，不涉及主要内容，倒是去掉了西部幽默中一些庸俗、低级的东西。德沃托说：

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接触这么多的美国生活的方面。他思路宽广，不安于现状，他不知疲倦，什么事情都要探个究竟。评者说他的幽默不针砭他那个时代的弊端；事实却是：我们经过研究，发现那个时代的弊端，很少不被他嘲弄过、讽刺过、讥笑过。政府那些不光彩的事情，他全评论过：在职的总统、权力的分解、选举的腐败，包括贿赂、腐化、收买、把民众的正义当儿戏等等。评者说他向当时社会上的庞然大物让步，然而抨击那个腐败美国的批评用语“镀金时代”正是他创造出来的，在他范围极其广泛的创作中，社会